



黎慧儀 (Monti)



溫芷欣 (Jamie)

我要做農夫

「做農夫好辛苦」、「耕田搵唔到食」是現今香港社會對農業的普遍看法。香港農業人口從大半個世紀以前佔勞動人口大部分，到現在不足一成。觀乎土地開發及使用情況，全港仍坐擁四千多公頃農地，當中約15%為常耕農地，其餘多數處於荒廢閒置狀態，或有不少農地被改為露天貨倉、廢車場及回收場。面對急速城市化發展，農業萎縮並走向式微，相信也是大勢所趨。現時香港超過九成食物從內地及外國進口，大部分年輕一輩對稻米、蔬菜等農產原本長過什麼模樣、農夫如何種植食糧都摸不着頭腦。

然而，近年情況似乎因為不同原因出現了變化，多了年輕人舉起鋤頭加入耕種行列，矢志做個「港農」，試行「半農半X」的生活。面對這些農業「訴求」，政府於2014年就「新農業政策」進行諮詢，其後還設立了農業持續發展基金，未來更準備於古洞南的蕉徑興建佔地約80公頃的農業園。歸園田居，談何容易！且看看這三位在城市生活的女士親身解說如何在城鄉之間生存，又毅然跑回農村耕田。

為靈感

在新界東北長大的黎慧儀 (Monti)，姑媽是第一代新移民農夫、種新界菜，看着姑媽靠農地養活一家十口，一直覺得農夫是「好勁」的職業。小時候的她在田畿遊玩、比賽淋水、洗番茄、新年幫忙通宵賣菜，都是好玩有趣的回憶。

「我想做農夫，是因為我從事環境藝術工作。之前有一個有關種植的藝術項目，卻因技術不足及其他環境因素未能達到預期效果，所以我決定認真學習種植以豐富我的創作靈感。」小小女子Monti搬進了荔枝窩村，並和三位對鄉村、耕作有憧憬的伙伴開墾了面積有1斗多（即674平方米或7260平方呎）的農地，由零認識，開始種對男士來說也不容易的水稻。要讓休耕三十多年的硬泥軟化才能讓秧苗扎根，這個過程如像將冰山劈開般的不容易，她們在烈日下每天8小時用腳把泥踩成漿，最終種出數量不多的稻米。當下才深切理解粒粒皆辛苦的道理，及常規農夫面對生產的壓力。種米的親身體驗和田間的稻香成為Monti最深刻的回憶。她把穀粒帶到城市做成藝術裝置，命名為「賞穀」，讓城市人仔細觀察中國人主要食糧的原本面貌，稻米其實並不是白色的。Monti希望用藝術方式分享她的耕種體驗，讓更多人明白城鄉之間的連結。

Monti亦曾與另外兩位藝術家舉辦工作坊，帶領各年齡層的學生執樹葉、摸石頭、聽蟲鳴，透過不同的感官觀察及藝術創作，拉近與大自然的關係。最近，她更與其他藝術家及不同界別的人士，成立田邊藝術研究所，繼續耕作以外亦探索農田邊的大自然資源、重新發掘傳統天然手工藝，例如用植物纖維編繩、用植物作天然染料，以藝術作為媒介讓參加者建立生活與自然之間的連繫，並推動環境藝術的發展。

為靈感創作，她與大地建立了互補關係。

為理想

溫芷欣 (Jamie) 是個城市長大的年輕人，莫說年輕人只愛上網享樂，當中總有例外的一撮。Jamie因新界東北發展等議題而開始關注本地農業和鄉村發展，大學時期亦加入了中大農業發展組。後來反思到自己如果要支持本地農業的發展，卻又不懂得如何生產農作物，是很沒有說服力的一件事。所以，大學畢業後便

應徵了香港大學的復耕農夫職位，來到山旻旻的荔枝窩實現做農夫的理想，學開荒、學採購、學種米，實踐在常人心目中的「少年輕狂」。

「工作下來才理解到耕田並非想像這麼簡單，所牽涉的知識是如此廣泛，天文地理，生、化、物，甚至工程、包裝營銷，每一科都是大學專科，但農耕的技術都不是課本上有寫的。城市需要鄉村、農業，便不應矮化農夫為無知識、無專業的一群。」大學畢業的Jamie證明了「農夫唔係鄉下佬」，抱着年輕人的幹勁，真心為這些專業人士致敬。你說她輕狂，卻正好反映年輕一代的理想，便是希望復興香港農業，希望有一日說農夫是正當而專業的職業，而不是不務正業，並透過耕種令更多市民重視鄉郊保育。

為理想，她與大地建立了互相尊重的關係。

從為生計到尋開心

黃群英 (英姐) 是原居民，自出世到15歲都在荔枝窩生活，但之後五十年都在英國城市生活。傳統鄉村觀念重男輕女，家務及農田工作等等都由女性擔當。「我是家中大姐，幾歲便背着弟妹落田幫忙。我們家的田都在山上，離家很遠，農作物都要從山上用擔挑運到家裏。」客家村落通常處於山邊，平坦耕地不足，惟有開發山坡峯地，改造成一級一級的梯田，延綿至山上。上山下山特別花氣力，客家婦女的勤奮刻苦，也是這樣的生活環境鍛煉而成的。

「一家老少都要做農務，我們小孩通常看牛，但插秧、收割、割草、用擔挑也要做。我喜歡上學，但農忙的時候一定要請假回家幫忙。種得較好的稻米收成運到沙頭角賣，再買碎米回村自己吃。小時候我不明白為什麼要做那麼辛苦，我只想逃離荔枝窩，因為不走，也只能嫁個耕田的，不會有改變。」英姐說起這些童年回憶時，仍會忍不住眼泛淚光。當年，每日盲目的向田裏鋤，鋤走了歲月，「我要做農夫」不是自願的事，是為了生計。

當年的英姐，最開心的事可能是放棄那沉重的鋤頭，向外闖，過自己想要的生活。過了50個年頭，當年鋤走的歲月原來只是埋在了塵封的泥土中。「覺今是而昨非」，天大地大，從地球繞過一圈，英姐再次回到農地拾起鋤頭耕田，和一班年輕人在荔枝窩種薑賣薑做小生意為的是好玩、開心，退休的生活每天熱鬧地過。大地的天籟彷彿在英姐耳邊奏起，田裏的生活最是忙人，卻又令人有種說不出的忘懷和心裏踏實。

為尋開心，她與大地重新建立了互信關係。

本土農業看似後繼無人，但又原來不乏有心人選擇回歸田園，重拾生活的根本。Monti為自己的收成再構想新的創作活動，希望可透過藝術誘發城市人探討回歸土地和學習大自然的價值；滿腔熱誠的Jamie，繼續跟老農夫學種菜、學醃漬，希望創造新產品，以種田謀生；英姐每天和城市來的人分享農村生活、客家美食，是荔枝窩最人氣的導師之一。她們原是素未謀面，沒有約定而在農田相遇，是大地製造的緣分吧！

從五十年代到今天一路走來，「我要做農夫」這一句，在不同的人的身上已發展出不同的可能性，當中已為香港的永續發展添加了不同的意義。

作者為香港大學社會科學學院策動永續發展坊成員。策動永續發展坊致力透過以實證為本及創新的政策方案，推動政策討論及執行；提升公眾對可持續發展的認知；促進跨界別合作並推動持份者參與。